

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

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

胡 適

張菊生先生借給我一部崇禎刻本遜國逸書，原書有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的序，中說：

逸書凡四種，致身錄乃焦弱侯先生得之茅山道藏中，從亡拊膝二書則余得之江右徐若谷司定者。又祝允明野記有黃陳冤報錄，事極穢褻，而暴揚陳瑛中冓之醜，亦足示戒，并付之梓，俟修國史者采焉。

編書時，北京已破，故序中有『甲申距建文壬午凡二百四十二年，而滄桑之變，言之可痛。』這書大概是國變之際南方書賈的一種投機牟利的事業。

原書四種，今僅存三種，第三種有目錄而無書：

致身錄 十八條

東吳史仲彬自敘

從亡隨筆

朝邑程濟著

拊膝錄目

玉海子

致身錄從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史仲彬除翰林院侍書起，至洪熙元年仲彬往雲南省視建文帝，明年聞洪熙帝死爲止。隨筆從建文壬午南京城破起，至正統庚申建文帝迎入大內供養時止。

兩書同紀建文帝出亡事，而致身錄先出，隨筆後出，故後者詳於前者，其實皆僞書也。試舉一段，略表二書的性質：

(1) 致身錄：

帝知金川失守，長吁東西走，欲自殺。翰林院編修程濟曰，『不如出亡。』少監王鉞跪進曰，『昔高皇帝升遐時，有遺篋，曰，「臨大難當發」。謹收藏奉先殿之左。』羣臣齊言，『急出之。』俄而昇一紅篋至，四圍俱固以鐵，二鎖亦灌鐵。帝見而大慟，急命舉火焚內。程濟碎篋，得度牒三張，一名應文，一名應賢，一名應能。袈裟，帽鞋，剃刀，俱備；白金十錠。朱書篋內：『應文從

鬼門出，餘從水關御溝而行。薄暮，會於神樂觀之西房。』帝曰，『數也』，程濟卽爲上祝髮。……九人從帝至鬼門，牛景先以鐵棒啓之，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。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。十人乘舟，舟人頓首。帝問，『汝何人，何爲至此？』對曰，『臣乃神樂觀道士，卽前皇上賜名王昇。昨夢太祖高皇帝……曰，『明日午時，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。汝周旋弗泄，後福未期。不然，難逃陰殛』。

這完全是小說口吻，全無史料價值；故欲出之從亡隨筆把此中最荒誕的神話都刪去了：

(2) 從亡隨筆：

上知金川門失，徘徊欲自殺。翰林編修程濟進曰，『臣逆知有今日也。爲今之計，莫若出亡』。……太監王鉞曰，『卽出，亦懼人認得。奉先殿有太祖遺一諭，臨大難發之』。羣臣齊言，『速取來』！須臾舁一紅匣至，四圍固以鐵，閉以二鎖，鎖以鑄鐵灌，堅不得啓。羣臣無計，濟以足碎匣底，視之，皆髡縹之具，得度牒三紙，袈裟剃刀俱備，白金十錠。上曰，『數也』。因大慟。……程濟因爲上祝髮。〔上〕命取筆來，顧濟曰，『朕仍以文爲名』。乃書牒名應文。吳王教授楊應能，御史楊希賢皆曰，『臣願落髮以從』。因書牒，能曰應能，賢曰應賢。……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。時燕兵巷戰金川，遊兵攻朝陽門，以故，上得從西華門出也。

上不能行，濟曰，『事急矣』。乃扶上沿河而走。見一舫橫岸，濟曰，『有舟無人駕，奈何？』中書梁良用曰，『臣可』。乃翊上登舟，鼓楫順流而去。申刻抵南門，濟曰，『此去是三山門，有兵不可去』。乃舍舟而塗。……至聚寶門，門軍止上。濟曰，『等吾異鄉僧道，恐死亂軍耳。』乃得出。會日暮，無可棲。濟曰，『此東去，乃郊壇，有神樂觀。道士王昇與臣有舊，盍往投。』上曰，『恐洩』。濟曰，『此人素忠義，皇上曾錫名者』。緩步乘月而行，更盡達觀，王昇出迎。……是夕不寐。十四日晨，楊應能，葉希賢金焦吳或學……牛景先……（共二十一人）……亦至，環坐，咸暗泣。

此可見從亡隨筆是根据前出的小說而作的，因要冒充史料，故刪去過甚的神話，如

(1) 太祖已定三人牒名，(2) 餞中朱書的預言，(3) 鬼門之一擊卽開，(4) 王昇因太

祖托夢，駕船來迎。但此書終免不了大漏洞。神樂觀既非預定期會之所，建文皇帝勉強到此，何以次晨楊葉等二十餘人都知道來此集會呢？

致身錄記文和尚（所謂建文帝）的行踪如下：

壬午（1402）在吳江史仲彬家。八月走雲南。

癸未（1403）在雲南之永嘉寺。

甲申（1404）八月九日到吳江史家。遊兩浙。將冬，返雲南。

丁亥（1407）從重慶之大竹善慶里遷到白龍山。

庚子（1420）在大理浪穹山中。

甲辰（1424）十一月到吳江史家。重遊浙中。

又仲彬兒子史晟跋說宣德九年甲寅（1434），建文又到吳江史家。——以上的行踪便是從亡隨筆的間架。隨筆全依此綱要，略加細節目而已。此又可見此書後出，實根據史錄，偽造成書。

明史卷百四十三於牛景先傳下有附記云：

燕兵之入，一夕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，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。然世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。

程濟，朝邑人，有道術。洪武末，官岳池教諭。惠帝即位，濟上書言，某月日北方兵起。帝謂非所宜言，逮至，將殺之。濟大呼曰，『陛下幸囚臣。臣言不驗，死未晚。』乃下之獄。已而燕兵起，釋之。改官編修，參北征軍。淮上敗，召還。

或曰，『徐州之捷，諸將樹碑紀功。濟一夜往祭，人莫測。後燕王過徐，見碑大怒，趣左右椎之。再椎，遽曰，「止！爲我錄文來！」已按碑行誅，無得免者。而濟名適在椎脫處。』——然考其實，徐州未嘗有捷也！

金川門啓，濟亡去。或曰，帝亦爲僧，出亡，濟從之，莫知所終。……（此下記河西傭，補鍋匠，馮翁，（馬二子）會稽二隱者，玉山樵，（雪菴和尚）其後數十年，松陽王詔游治平寺，於轉輪藏上得書一卷，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，楮墨斷爛，可識者僅九人：梁田玉，梁良玉，梁良用，梁中節，皆定海人，同

族，同仕於朝。田玉官郎中，京師破，去爲僧。良玉官中書舍人，變姓名走海南，鬻書以老。良用爲舟師，死於水。中節好老子太玄經，爲道士。何申，宋和，郭節，俱不知何許人，同官中書。申使蜀，至峽口聞變，嘔血，疽發背死。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異域，客死。郭良官籍俱無考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。餘十一人，並失其姓名。縉雲鄭僖紀其事爲忠賢奇祕錄，傳於世。

及萬曆時，江南又有致身錄，云得之芳山道書中，建文時侍書吳江史仲彬所述，紀帝出亡之後事甚具。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皆從亡之臣。又有廖平金焦諸姓名。而雪菴和尙補鍋匠等，具有姓名官爵。一時士大夫皆信之。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，欲爲請諡立祠。然考仲彬實未嘗爲侍書。錄蓋晚出，附會不足信。

明史此論最有斷制，使我們可考見這個從亡故事演變的痕跡。凡故事傳說的演變，如滾雪球，越滾越大，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，史家的考證。此意我曾於水滸西遊諸考證及井田辨，古史辨中詳說過了。今試取此故事爲添一例：

(1) 建文自焚後，民間傳說紛起。

(2) 『其後數十年』(約十五世紀中葉)，松陽王詔發見(?)治平寺的殘卷，中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，九人的記載可讀。然細看明史轉載九人的事蹟，只說他們是『亡臣』，並不曾說他們是『從建文出亡』之臣。縉雲鄭僖因作忠賢奇祕錄，傳於世。

(3) 民間又起了一種程濟神話，有許多怪誕的話，又有補鍋匠等傳說，略如明史所說。

(4) 萬曆時(十七世紀之初)。遜國逸書序云，『至萬曆之末稍稍彪炳』，可見是在十七世紀)。乃有致身錄出現，全採了王詔鄭僖記的九人，又加上程濟等十三人，合成二十二人。又把傳說中的『補鍋』，『雪和尚』，等等都一一坐實了。建文的行踪也說的『像煞有個事』了。

(5) 崇禎末年(十七世紀近中葉)，又有程濟的從亡隨筆出現，盡採以前的種種傳說，添上吳成學黃直二人，刪去王良一人。錢士升眉批云：

致身錄有王良，此不載。攷王良爲浙按察使，焚印而死。(此事見明史一四三，本傳)則致身錄之誤無疑。

此批大可注意。第一可證致身錄添出的十餘人只是東拉西扯來的，偽造的人並不曾細考，竟把一位外省按察使拉進來了！第二可證從亡隨筆大概即是錢士升偽造的，他曾用過一番工夫，故能改正致身錄的錯處。

還有一個腳色，也可注意。致身錄根據王詔鄭僖的名單，故有一個梁良用。錢士升偽造隨筆時，見鄭僖舊說有『良用爲舟師，死於水中』的話，他正要改造那王昇鱗舟的神話，遂把梁良用捉來代替王昇駕船，船到了南門，

良用哭曰：『臣從此別矣！』赴水死。

於是又少了一個梁良用，連王良共少二人，於是又添上吳成學，黃直二人。仍湊足二十二人之數！

致身錄還有一個大錯誤，就是說程濟是績溪人（頁九）這是偽造的人把程濟認作程通了。程通是績溪人，明史（一四三）本傳說他。

授遼府紀善。燕師起，從王（遼王）泛海歸京師，上封事數千言，陳禦備策，進左長史。永樂初，從王徙荊州。有言其上封事多指斥者，械至，死於獄。家屬戍邊。

這人也同王良一例，不能硬作從亡諸臣之一。所以錢士升也改正爲朝邑人。大概程濟的神話完全起于民間，毫無歷史的根據，略如濟顛和尚一類。績溪人之說固出于錯認程通，朝邑人之說亦未必有何根據。李伯元作官場現形記，開卷便大書陝西同州府朝邑縣；程濟之朝邑籍貫，大概與錢典史同是冒籍罷？

十七，三，四夜記。